

读者文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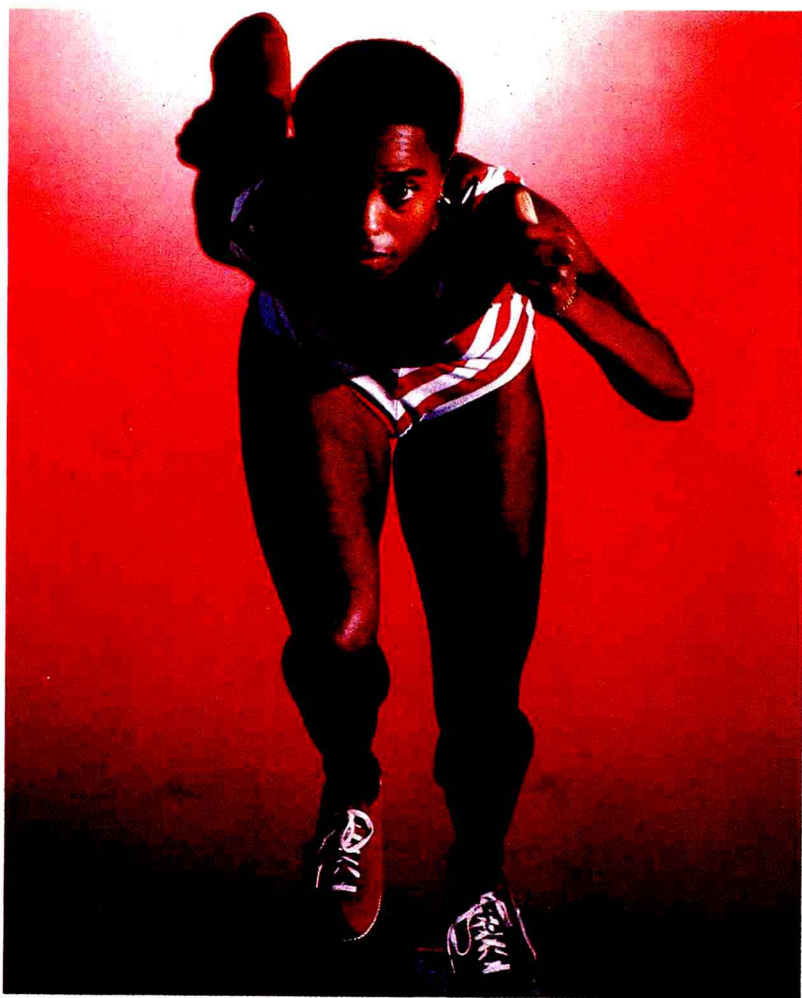
1985 1—12

总 42—53 期

《读者文摘》编辑部

甘肃人民出版社

· DUZHEWENZHAI



《读者文摘》封面封底美术摄影作品选

1985

我最珍惜的是燧石，而不是胡桃壳，
燧石不管你怎样翻滚和敲击，它
始终都会发出火星。

——阿·弗特





小牛仔的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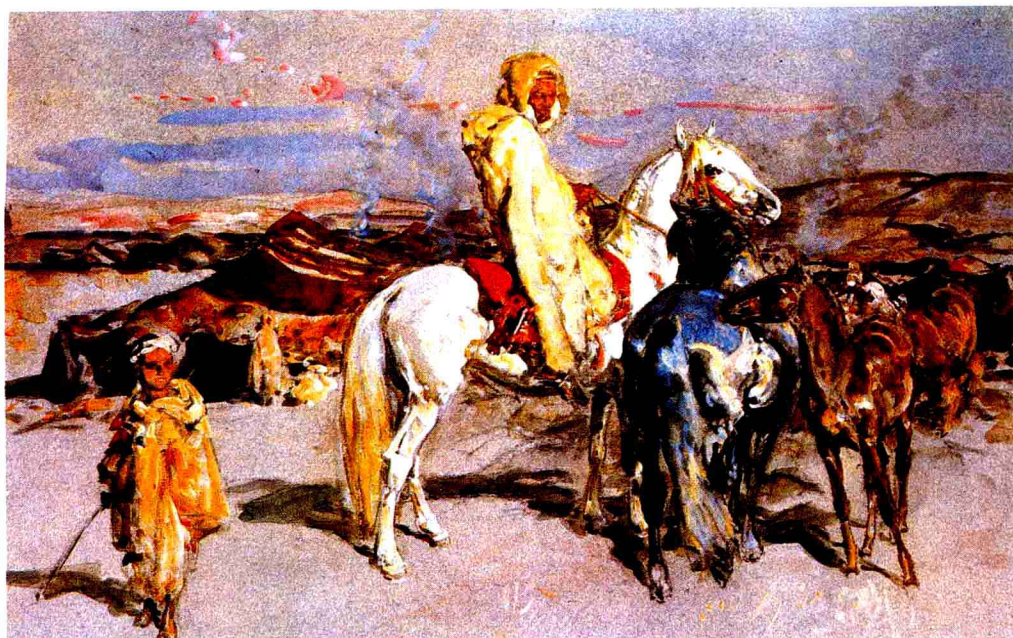
海伦·佛尔曼和她的长子弗朗桑

鲁本斯



林大拉的玛丽亚

〔意大利〕卡拉瓦乔



骑马的阿拉伯人

〔法〕亨利·鲁梭



赛罗提女人

〔英〕约翰·沃特豪斯



亨利四世观看玛丽德·梅狄奇

鲁本斯



尼古拉拯救三个无辜老百姓

〔俄〕列宾

· 文苑 ·	大地的眼睛 半张纸	3 2
· 人物 ·	李鸿章出使俄国二三事 邱吉尔和床	8 47
· 中华之光 ·	第一钢琴协奏曲 怒儿上学	6 10
· 青年一代 ·	一位大姑娘的独白 怎样写清楚 学会控制你的情绪 爱——进步的动力 友谊和个性 对儿子的祈祷	16 14 12 41 17 11
· 心理人生 ·	你的判断是否公正	13
· 幽默 ·	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说 第一位委托人	5 5
· 趣闻轶事 ·	劳苦功高的五胞胎爸爸 言而有信 名人轶事	48 19 9
· 人世间 ·	神奇的圣诞节	18
· 风情录 ·	非洲的俾格米人 岛国瑙鲁 狼的神话	24 22 30
· 在国外 ·	意大利的足球彩票 西方世界的“旁客”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20 25 23
· 历史一页 ·	维也纳会见	46
· 知识窗 ·	无言的使者 常识未必真确 感觉与错觉 鸟类趣闻 水的珍闻	26 28 29 31 43

卷首语

浩荡的东风随着改革的时代之潮，冲开了1985年的大门，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欢呼、鼓舞和振奋。

去旧迎新，是亘古不移的真理。新岁新月，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回顾一下过去，历数成败，总结经验，以求未来的奋起，尤其是在这个革故鼎新的时代。

1984年，《读者文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同广大读者一起，在思考、探索中不断前进着。毕竟是成长中的新生命，带着旺盛的朝气，她成长了，壮大了，因为她根植在社会主义文艺的沃土之中，有千百万劳动者的爱抚和浇灌。

我们欣喜地发现：新的一年，我国报刊事业将出现百花齐放的竞争局面。新报刊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不少报刊则更名易装，耳目一新。广大读者可以有充分的机会从中选英撷萃。

《读者文摘》自然不甘落后。她将忠实地按照“博采中外，荟萃精英，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宗旨，发展特有的风格，摒弃陈俗的东西，保持高格调，高水准。她将充实内容，革新版面，使您感受到沸腾的时代气息。本刊还要继续坚持群众办刊的方针，依靠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使之不负众望。

祝《读者文摘》走进每一个家庭！

本刊编辑部 1985年元旦

读者文摘



1/85

总第42期

1月1日出版

· 现代科技 ·	轨道站上的生活 今后一百年是什么样子	32 34
· 经营之道 ·	点纱成金	23
· 考考你 ·	微型探案选	44
· 每月一测 ·	你有几分克制能力	39
· 健与美 ·	美容观念的对与错 15分钟健美操	40 42
· 生活之友 ·	我和我的大提琴 怎样请教医生	36 38
· 点滴 ·	象他们的年纪(4) 语丝(15) 天南地北(21) 童稚(22) 投稿须知(25) 信不信由你(28) 简单的真理(33) 意林(35)	
封面	竞(摄影)	
播一	柯勒惠支组画选	
播二三	布洛罗	

●〔瑞典〕 斯特林堡



半张纸

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开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年轻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这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

他取下这张小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11——看起来象是教堂唱诗牌上圣诗的数字。

下面潦草地写着：银行，这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划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

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50，50——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

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现在这对新夫妇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女子的铅笔笔迹写的“修女”。什么修女？哦，那个穿着灰色长袍、有着亲切和蔼的面貌的人，她总是那么温柔地到来，不经过起居室，而直接从走廊进入卧室。她的名字下面是L医生。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佣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就象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已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两分钟里他重又度过了他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象是个骄傲的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已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予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 □

（周纪怡译，选自《外国短篇小说》，洪玉良推荐，邹晓萍图）

追 随

有这样的情况，某人在积雪很深的雪地里穿过，结果他并不是白费力气。另一个人怀着感激之情顺着他的脚印走过去，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于是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一条新的小路。就这样，由于一个人，整整一冬就有了一条冬季的道路。

●〔苏〕米·普里什文



大地的眼睛

普里什文（1873—1954）是苏联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散文大师。《大地的眼睛》是作者晚年所写的日记体散文，全文约30万字，这里选载的是其中一小部分。

可是有时候一个人走过去了，脚印白白留在那儿，再没有任何人跟踪走过，于是紧贴地面吹过的暴风雪掩盖了它，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大地上我们所有的人命运都是这样的：往往是同样劳动，运气却各不相同。

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不知为什么我们好象觉得，如果是鸟，那么它们就多半在飞，如果是扁角鹿或老虎，那么它们就在不停地跑，跳。实际上鸟是停着的时候比飞的时候多

老虎懒得很，扁角鹿常常吃草，只是嘴唇在动。

人们也是这样。我们想，人生中充满了爱，而当我们问自己和别人——谁有多少时候，在爱，却原来竟是那么少！请看，我们也是多么懒惰啊！

思想的诞生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有多少小小的子弹和霰弹落到了我的身上，不知从哪儿飞来，击中我的心灵，于是给我留下许多弹伤。而当我的生命已近暮年，这些数不尽的伤口开始愈合了。

在那曾经受伤的地方，就生长出思想来。

紫红色的斑点

太阳落向一些白桦树的后，白桦树却仿佛在向白云——春天里呈积云状的白云伸展。树林里一棵松树上被太阳涂上一块紫红色的斑点，太阳正在下落，斑点却渐渐升高，渐渐熄灭。

我望着这块斑点，同时想着我自己：我也应该这样——有朝一日是要熄灭的，不过一定要在上升的时候。

神秘的地方

爱——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坐在自己的船上驶向那里，在自己的船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船长，而且是用自己个人的方法驾驶它。

以防万一

前进，当然啦，前进，不过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总会遗失什么东西，而不得不返回去找寻。

所以，急于前进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将记住已经走过的路。

没有朋友

有一种欢乐，不需要任何旁的人，独自个儿就感到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还有一种欢乐，却

希望一定要和别人分享，如果没有朋友，不知怎的，这欢乐就不成其为欢乐，甚至会化为忧愁。

黎明之前

森林里最黑暗的时候并不是午夜，而是就在破晓之前。

“多么暗啊！”有人会说。

而另一个人抬起头来，回答说：

“暗吗？这就是说，不久就要天亮了。”

在霞光中

霞光在空中燃烧，你自己，当然，也在霞光中燃烧，千百种声音在霞光中汇合在一起，为的是赞美生活，燃烧，烧尽。但有一个轻微的声音，或者不如说是悄声耳语，不大同意和大家一起燃烧。

我的朋友，你不要去听这恶毒的悄声耳语，为生活而高兴吧，为了生活而表示你的谢意吧，也象我这样，和所有的霞光一起燃烧吧！

小溪

海洋是伟大的，然而在森林里或沙漠的绿洲里，小溪却在完成同样伟大的事业，小溪在沙地上奔流，在大河面前毫不畏缩，一刻也不停顿，而是以平等的身分，象兄弟那样，愉快地汇合到一起，因为现在它还是一条小溪，可是眼看着它自己也要成为海洋了。

基洛夫地下铁道

写的是“入口”，人们却从那儿走出来，写的是“出口”，人们却蜂拥地进去。不，朋友，写着的并不总是正确的，把你自己的智慧加到所写的东西上，是有好处的。

我的忠告

就是弯曲的钉子，也能把它弄直，只是以后敲打它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因为在那个脆弱的地方它还会弯曲的。

人有时也会受尽折磨，弄得

他精神那么颓丧，意志那么消沉，因此对待他需要极端小心谨慎。

光和阴影

一切都竭力追求光，然而如果把光一下子给予一切，那就不会有生命了。云用自己的阴影遮住阳光，人们也是这样用自己的阴影互相遮蔽着，这阴影来自我们自己，我们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孩子，遮住他们还受不了的光。

我们是暖是寒——太阳才不管我们的事，它晒啊，晒啊，毫不照顾我们的生活。这是地球在旋转，有时用这一面，有时用另一面对着太阳，用自己的阴影遮蔽着我们……我们的生命多亏了阴影，地球的阴影，但生活却是这样安排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追求光。

欢乐与痛苦

大家都知道应当忘记痛苦，但很少有人懂得，一切成功和幸福固然应当欢迎，应当接受，而把成就放入自己的仓库后，也要尽快地忘记。

欢乐与痛苦都应当忘记，要记住的只是永远前进的思想。

生活的能工巧匠

有的人在维护规则和方法的斗争中献出生命和自己的幸福，有的人则为了寻求幸福同一切习俗作斗争。

有这样一种能工巧匠：为人的双手锻造钢铁，把锁挂在人的嘴上。于是，人们把自己的镣铐称为习惯。

也有一种能工巧匠，他们善于打破人们的习惯。

美德的拐杖

一个人一定要坚强，不然的话，恶者喜欢弱者、善者，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拐杖。所以必须记住：真正的恶行是跛脚的，永远用美德拐杖行路。

笑的大师

假如你想笑出眼泪，笑痛肚子，笑倒在地，还是经常笑自己吧，因为一切行为都有隐秘可笑的一面……

但我们不会笑自己——这是办不到的。这里只有一个办法：在别人身上发现自己可笑之处，把它展示出来，看着它哈哈大笑。

明与暗

我发觉我的小说的核心是明与暗的哲学；我现在懂得一切事物都有明处，每样事物都有暗处。例如人脸便是明暗相争的结果，因为没有暗处，只有明处，人脸就不成其为脸，而是一张饼了。没有光明，一切都会淹没在黑暗之中。

（摘自《世界文学》1980年第6期、《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3期。徐雷、封锦、罗克龙、长江推荐。）

象他们的年纪，你也可以做

英国的政治家小皮特1783年24岁时首次出任英国首相。

奥地利18世纪的著名作曲家莫扎特发表第一首曲子时年仅7岁。

英国的伟大戏剧家萧伯纳的一本戏第一次公演时年已94岁。

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16岁担任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81岁参加起草美国宪法的四人小组。

如果你有才能，那就去干吧。事业决不会嫌你太年轻或太老了。

（周风驰 译）

为提高工资致雇主的演说

原准备稿

我想，您会承认，先生，在过去两年中，我的工作质量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即我所提供的服务是不容轻易替代的了。您并未从某些实际利益的角度适当注意到我在公司里的价值，这使我深感惊讶。我以坚韧不拔的热情继续努力工作。在此，我精心绘制了一张表格，上面标出了我这个部门过去十二个月的利润增长情况，以备遗忘，这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精心管理的结果。很抱歉，我要开诚布公地说：除非您和我站在同样的角度上对待这个问题，否则我将十分遗憾地辞去我在公司的职务。

实际演说记录

假如您不太忙的话，先生，有件事情……其实，实际上情况确切地说是……唔，先生，过去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当然，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其实我一直很高兴地看到最近生意初见起色了，而我敢保证我自己这个部门已经……不过跟您说实话，先生，我一直在考虑……当然这只是当您认为最恰当的时候，我是不会固执己见的，不过毕竟，也许我不应该提到这个，但是我想您可能把这个记在脑子里，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给提一下，……提一下薪水。□



丝

黑大

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说

●克利斯托弗·莫雷
○肖聿译

约翰·史密斯的律师事务所里散发着油漆味。他还十分年轻。他的事务所今天早晨才开张，办事处只是一间等候室和一间工作室。此时这位刚刚开业的律师正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等待着他的第一位委托人。

第一个委托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女子还是一个男人？是一位大企业家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管他长的是什么样，不管他是哪儿的人，我决不能让他知道，他是第一位委托人，约翰寻思着。谁也不愿意当第一个，无论在医生那儿，还是在律师那儿，反正都一样。一个才开张的事务所就异常忙碌，这一点肯定会立刻就获得人们的信任。

正在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男人的沉重的脚步声，来人慢慢地向等候室走来。约翰满意地听到，门打开了，又关上了。接着，他工作室的半掩的门上响起了敲门声。约翰看见，走进来一位灰白头发、衣着朴素的男子。他心想，这是一个普通人，他会给我带来好运



第一位委托人

气的。谁同老百姓一起耕作，谁就会获得丰收。

“请原谅……”来说。

约翰迅速拿起面前还没有同电话线路接通的电话听筒。“对不起，请坐一会好吗？我有两个要紧的电话要打。”他胡乱拨了个号码，静静地等了一秒钟，然

后自报了姓名。

“我……”来人想打断他的讲话。

约翰挥一挥手：“请稍等一会儿，先生。我马上接待您。”他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说：“是的，我是史密斯律师。我可以同五金工人工会主席费普斯先生讲话吗？他不在？那么是否可以今天晚上六点钟同他会晤？什么？是的，是为了机械工人狄克逊提出权益要求的那件事。您说什么？很抱歉，不行，再早了我不行。今天下午我要等好几位委托人。好吧！那就六点钟。再见！”

“律师先生……”来说。

“好吧，”约翰亲切地微笑着说，“您要是那么着急的话，我就先办您的事，另一个重要电话我停会儿再打。您要委托我办什么案子，先生？”

来人走近几步，报以同样亲切的微笑：“是的，我很着急。您也知道，干什么工作都是这样。我是从邮电局来的，要为您的电话接上线。” □

（景德译，邓珩图）

一九五八年，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前夕，刘诗昆作为名钢琴家被邀请参加。国家委派他去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从师于著名钢琴教育家裴恩堡教授。裴教授是一个鳏居的老人，一位严厉得近乎怪癖的老师。

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明亮的教室中，裴恩堡教授叼着大烟斗第一次倾听刘诗昆的演奏。半小时过后，教授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不耐烦的阴影。最后，他粗暴地打断了演奏，挥挥烟斗说：“你究竟把这些曲子弹过几次？”

刘诗昆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说：“对不起，老师，我只弹过一次。”

“天啊！”教授耸耸肩膀摊开手，“你是来参加比赛的还是来观光的？临比赛只有四个月了，我要告诉你，别的国家的选手，两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刘诗昆呆立着，局促地掰着手指。

“你以为你只有李斯特就够了吗？这次是全面考核，要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萧邦、柴可夫斯基！”教授挥了挥拳头，飞快地从皮包里甩出厚厚一摞琴谱，“把这些弹熟，两星期后再来见我。”他夹起皮包，拉开了门，又回过头说，“对不起，也许我有点粗暴。不过，依你现在的水平，要想获奖，难以置信！”

刘诗昆夹着一摞琴谱，慢慢走向莫斯科大饭店。西伯利亚的料峭寒风吹起他的衣角，勾勒出他瘦削身体的轮廓——才两个星期，他体重掉了三公斤。

刘诗昆踏进莫斯科大饭店六层有钢琴的一间居室，躺在床上发呆。完啦。他想，我已经被判了死刑。他很快从床上跳起来，把教授留给他的琴谱浏览了一遍：五十个曲目，不多不少，古典的，现代的，世界上的钢琴曲

太浩繁了，指定的作品，多数是他过去没碰过的。五十首，每首平均二十分钟，连续弹奏要近十七个小时。每一小节都必须精雕细刻，两个星期内必须弹得烂熟，还要富于理解地表现。天啊，真完啦！刘诗昆一下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随即疲倦地闭上双眼。

半小时后，他睡眼惺忪地想：难道我到这来是睡大觉的吗？我的身后是祖国啊。老师怎么对我说的？几代人的宿愿，祖国的期望……

他飞快地跑到楼下餐厅，买了两公斤面包、一袋香肠和五公斤柠檬水，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屋内，从既定曲谱的第一页，扎扎实实地弹了起来。

此后，莫斯科大饭店六层最靠西面的那间屋子的灯光，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钟才熄灭。怕妨碍隔壁休息，刘诗昆在钢琴弦上夹了纱布。

卓越的艺术成就只有
用眼泪才能取得。谁不备
受折磨，谁就不会有信心。

——〔法〕安格尔

第一钢琴协奏曲

两个星期内，他没有下楼吃饭。

第十天，刘诗昆发现双手有七个指甲里弹得渗出了血。他吮了吮，包了胶布。

第十四天，刘诗昆从房间走出来，感到走廊里光线强烈，眼睛敏感地流出了泪。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咯秋莎见了他，吓坏了：“刘先生，你的眼睛，红。你的手怎么了？”

刘诗昆这才意识到今天必须整整衣冠。他照了照镜子，眼睛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象兔子眼。脸色苍白。他揭去了贴在手指上的胶布，只觉得钻心疼痛。不过，他暂时顾不得这一切，时间已经不早，他下楼坐上了出租汽车。

裴恩堡教授叼着大烟斗，坐在琴房里不耐烦地看着表。看到刘诗昆进来，他用手指了指钢琴，然后在安乐椅上慢慢闭上了眼睛。

刘诗昆坚韧不拔地、颇潇洒地弹奏着巴赫、贝多芬、萧邦……一会，教授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围着钢琴踱步。老人的脸上现出了明显的惊讶。临吃午饭的时候，教授才示意他停止，并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满意地说：“很好，唔，弹得很帅！甚至可以认为，你可以拿到不错的名次。小伙子，你是怎么找到窍门的？唔？”倏地，教授的眼光凝结住了。他注意到了刘诗昆的双手。后者则下意识地把手抽回去。教授说：“伸出来！”那畏缩地伸出来的十个指头上，个个淤血未散。教授的手颤抖了。教授是个深沉的人，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分

激动来。他带着一种父爱般的慈祥对刘诗昆说：“下次请到我家来上课。”

三

下课了。刘诗昆走在莫斯科街头——那街边的枫树，那天外红红的夕阳，那在空中飞翔的鸽子，那艺术雕塑旁的喷泉……莫斯科有多么美啊！以前，他可是一点都没注意。

等不及坐电梯，他一步四级地奔到六楼。“今天晚上我得大吃一顿！”他想。

“刘先生，您今天这么高兴啊？”戴着高高尖尖白色帽子的服务员喀秋莎象只小鸟一样地从楼道里蹦出来，头发上的黄色缎带也在闪烁。

“没什么，没什么。”刘诗昆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激动。



“今晚莫斯科大剧院上演《蝴蝶夫人》，你有兴趣吗？瞧，我这两张票。”喀秋莎脸涨红了，眼睛望着地。

刘诗昆呆呆地站着，半晌才说：“我倒想去，可是不行，还有一个半月了，我要好好练琴。”喀秋莎失望地走了。刘诗昆掰着手指头，掰完了左手，又掰右手。最后，他进了房间，锁上了门。

现在，他开始主攻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个曲子弹一遍四十五分钟，他准备今晚不间断地弹五遍。

十一点半了，刘诗昆感到口渴，暖壶空了。服务员晚上没来送水，他提着壶走出门去打，见喀秋莎坐在走廊里的沙发上，睡着了。茶几上放着两个暖水瓶。

喀秋莎很快醒了。刘诗昆问：“你怎么还不去休息？”

“我还没给您送水。您的琴声不停，我进去打扰，您会生气的。”

“啊，我要弹到四点钟的，你也就等到四点么？”

喀秋莎笑了：“也许吧。”

刘诗昆心里充满了感激。他知道，喀秋莎没事的时候，就会坐在走廊的沙发上，两只手托着腮静静地听他弹琴。

“俄罗斯人是很有音乐传统的。”他想。

四

临近比赛的前两个星期，他抽空去欣赏了莫斯科大运河和莫斯科

郊外的森林风光，他还在博物馆看了列宾和列维坦的俄罗斯风景画，翻阅了不少有关柴可夫斯基的资料和俄罗斯历史，吸取着俄罗斯土地的营养。他想，演奏的时候，我眼前非有一幅俄罗斯土地的辽阔而雄浑的画面不可。这样情感才真实而不浅薄。

三月二十二日，比赛开始了。在世界琴坛名手的激烈角逐中，刘诗昆相当出色地弹完了十七——二十世纪世界诸钢琴大师的作品，从而获得决赛的资格。

决赛曲目，就是钢琴家和莫斯科交响乐团协奏《第一钢琴协奏曲》，八名选手，每人各一晚。刘诗昆安排在比赛最后一天。这天晚上，裴恩堡教授没有出席。他太激动了，他躲在家里听实况转播。

刘诗昆演奏完，浑身大汗淋漓。他顾不得看那灿烂的花朵，听那震耳欲聋的掌声。他回到莫斯科大饭店，躺下就睡着了，他不知道，此刻，来自世界各大通讯社的一百五十名新闻记者，在莫斯科的春寒中，正挤在克里姆林宫新闻发布中心的角楼侧门，焦急地探听比赛结果。

次日早上，刘诗昆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得知他荣获本次比赛第二名。他兴奋之余又有些沮丧，为什么不是第一？他对着收音机挥挥拳头，那意思是：下次再看吧！

但是无论怎样，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钢琴家赢得的最高的世界性荣誉。

嫣红的早霞映透了窗幔，刘诗昆发现钢琴上摆着一束郁金香，鲜艳美丽。昨晚竟未发现。他走过去嗅了嗅，香味清芬。花束下扎着一条黄色缎带，金光耀眼。 □

（摘自张威《一个钢琴家的命运交响诗》，原载《报告文学》1984年第9期，马文富推荐，陈延图）



李鸿章有句名言，叫做“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要知此公如何做官，请看——

李鸿章出使俄国二三事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朝政府为了感谢俄国联合法、德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功劳”，并联合俄国对抗日本，特派李鸿章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身份前往祝贺。

条约签字仪式上的“掉包计”

李鸿章一到彼得堡马上开始进行《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的谈判。在沙俄的威胁利诱下，李鸿章同意由俄国建造一条横贯中国东北，北起赤塔，南到海参威的俄国铁路，作为缔结中俄军事同盟的代价。

清政府既然以出卖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来寻求俄国的保护，当然希望这个“保护伞”越大越好。清政府指示李鸿章：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国如何援助，亦应于条约内叙明，以期周密。这里的“西南水陆有事”指的就是日本以外的列强。

谈判结束后，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起草了《中俄密约》的文本，文本第一款规定：“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缔结双方应派各自所能调遣的全部陆、海军，互相支援。”这个草案第二天便呈给尼古拉二世，得到了沙皇的批准。

但是，主持谈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看到文本后极为不满，他立即觐见尼古拉二世，力陈军事同盟只能针对日本一国，不能针对那些可能与日本结盟的列强，不要承担保卫中国免遭所有强国侵犯的义

务。沙皇当然同意了维特的意见，指示其外交大臣照维特的意见修正，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

6月3日，双方代表齐聚莫斯科，举行签字仪式。当大家在签字桌旁坐下来后，双方秘书对条约的正式文本进行了检查，然后交由李鸿章的工作人员当场宣读。这时，维特伸手把俄方要签字的那份文本拿过来看着，突然他发现在这份正式文本上的第一款仍然写着“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不禁大吃一惊，赶忙把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叫到一边，对他低声说：“公爵，条约第一款你没有遵照皇上的意旨修改。”

洛巴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真糟糕，我忘记对秘书讲了！”

不过，洛巴诺夫却一点也不着急，他看了看表，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时间已经过正午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现场留下的俄国秘书，匆匆将文本删抄一遍。李鸿章饭饱酒足之后，蹒跚地回到签字桌边，坐下来在已被“掉了包”的条约文本上签了字。

“不要让皇帝苦恼”

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要在莫斯科城外的霍